
明史

翁萬達　楊博

翁萬達字仁夫揭陽人嘉靖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榷稅河西務外戚慶雲侯周瑛錦衣指揮蔣山令家僮置肆囤公私利萬達劾奏之詔革其肆械家僮罪巡撫周期雍議撤還卒萬達持不可為期雍所劾下戶兵二部議卒直萬達再遷郎中賑荒畿輔以勞被賚出為梧州知府時咸寧侯仇鸞鎮兩廣縱部卒為虐萬達縛其尤橫者杖殺之鸞為斂戢閱四年考績狀最會朝議將討安南擢萬達廣西副使專辦安南

封事建請於總督張經曰明詔討賊臣莫登庸懸軍深入難以得志登庸又大言中國不能正土官弑逆罪安能獨問我令憑祥州土舍李寰弑其土官珍思恩府土目盧同以復土爲名煽九司從亂龍州土舍趙楷殺其從子燧煖又與田州人韋應相結殺燧弟寶斷藤峽猺侯公丁負固尚稽天討此曹桀驁不同惡共濟一旦約結爲內應我且不自保安能討賊惟先禽此數人然後問罪安南易耳經曰然惟君之所爲於是誅應寰禽回招還九司誘楷杖殺之而立其子侄捕繫訟公丁者紿致公丁執赭坐以兩軍

夾擊賊衆破平之又議割四峒屬南寧岡豪黃賢相
初逆命督府用萬達策降之登庸聞之始懼會遷浙
江右參政經以征安南非萬達不可奏留之乃命以
參政治廣西已而毛伯溫集兵進剿萬達上書伯溫
言登庸梟雄狙詐熟于兵事欲窮則鬪急示之形非
計之得令日之事揖讓而告成功上策也懾之以不
敢不從中策也芟夷絕滅威則威矣終為下策伯溫
然之萬達前為副使時募敢死士入賊中盡得其情
下令出境與賊通者磔死籍其家至是軍龍憑間楚
檄警師獲安南謀者丁南傑萬達解其縛厚遇而遣

迄朝鮮歸具言天朝決策進兵文武將吏協謀并力不可不早自為計於是登庸益大懼徒跣匍伏詣鎮南關乞降伯溫等承制許之振旅而還是役也萬達功居最賞不逾常格然天子雅知其能遷四川按察使歷陝西左右布政使二十三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其年十月寇大入宣府總督翟鵬就逮繫遂擢萬達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鵬總督宣大山西保定軍務明年萬達至劾奏宣府總兵官郤永奸貪副總兵姜奭衰老罷之而薦何卿趙卿沈希儀可將帝遂以趙卿代永萬達除戎器繕偵候明賞罰

諸將奉約來惟謹時當防秋發卒衆亭障陰遣卒行察勤惰入硃于油紒竹筒中畀之戍卒離次者傾油其處卒歸輒而縛請罪毋敢復離次者嚴殺降之禁違輒抵死得一降人撫之如所親以是益知敵情八月寇數萬騎犯大同中路入鐵裹門故總兵官張達力戰却之又犯鵓鴿谷參將張鳳報劾諸生王邦直等戰死萬達與總兵官周尚文嚴兵俟陽和而遣騎四出邀擊頗有斬獲寇登山見官兵大集乃引去事聞賜勅獎賚萬達素服邦直等死事哭而歛之厚賻歸其榇立祠死所邊人無不感泣願効死萬達以火

器為中國長技奏考舊制以意創造砲式四種上之朝請帑銀二萬製以頒諸鎮從之又言邊城潰防失在不守禦戎中策築垣近之屢疏請修築諸路邊墻二十五年議自大同東路至宣府西陽河隨地形築墻濬壕建堡其內使兩鎮犄勢聯絡可以南護紫荊罷李信也以北諸戍因請帑銀二十九萬帝已許之兵部以大同舊有二邊可扼敵騎不當舍此復于三邊內築墻撓其議帝不聽萬達亦奏辨帝曰大同邊墻總督議甚具而兵部從中沮格幾誤戎事其奪司官俸半歲于是大興版築大同東路天城陽和開山

口諸處為墻百二十八里為堡七為墩臺百五十四
宣府西路西陽河洗馬林張家口諸處為墻六十四
里為敵臺十斬崖削坡五十里用工五十餘日費視
初估省九萬有奇帝大喜曰兩鎮垣塹屢議修築竟
因循無任事者今鉅工告成又省帑金朕心嘉悅其
進萬達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總督如故又以發
代府宗室充灼等謀叛功就進左都御史明年二月
會宣大山西鎮巡官議上邊防修守事宜其略曰形
勢者設險之所必因而時勢者兵家之所必不能違
也山西起保德州黃河岸歷偏頭抵老營賈二百五

十四里大同西路起丫角山歷中北二路東抵東陽河鎮口臺實六百四十七里宣府起西陽河歷中北二路東抵永寧四海治實千二十三里共千九百二十四里皆逼臨巨寇險在外者也所為極邊也山西老營堡轉南而東歷寧武雁門至平刑關約八百里又轉南而東歷龍泉倒馬紫荊插箭嶺浮圖峪至沿河口約千七十餘里又東北歷高崖白羊至居庸關約一百八十餘里共二千五十餘里皆峻山層岡險在內者也所謂次邊也外邊之地有夷險迂直合而言之則大同最稱難守次宣府次山西之偏老分而

言之則大同之最難守者北路而宣府之最難守者
西路也山西偏關以西百五十里恃河為險無恃防
秋偏關以東之百有四里則畧與大同西路同焉內
邊紫荊寧武雁門為要次則居庸倒馬龍泉平刑要
之能禦于外則無憂于內邇年賊犯山西必自大同
犯紫荊必自宣府蓋窺堂奧必始門戶其形勢大畧
有如此者先年山西防秋止守外邊偏老一帶嵗發
班軍六千人併禦大同仍置兵寧雁為聲援尤因寇
越大同入山西遂獨築寧雁邊墻東至平刑八百里
掣回大同併禦之兵棄極衝而守次邊已非建置守

要之患繼因守兵不足添設太原諸處七營召募及
僉調又六萬餘人公私轉輸內地騷動所謂財匱于
兵衆力分于備多者正謂此耳宣府亦自寇犯西路
盡調本鎮兵馬專備西中二路而北路遂空虛連年
三鎮防秋徵調遼陝兵馬不下五六支糜粮賞及本
鎮守兵芻餉以百四十萬計費實不貲難于持久併
守之議茲其所以為善經也外邊控敵四時皆防城堡
之兵各有分地冬春但虞不必參錯徵發自無不給
秋高馬肥彼可狂逞若復拘泥往事散處城堡臨時
動調近者數十里遠者百餘里倉卒遽難合營首尾

自不相應萬一如往年潰墻而入越關而南京師震駭方始皇皇儆調何益事機是知形勢不同審固當預擺邊之兵蓋其所以難遽罷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設之云者築垣累障必資于人力之謂也冠凡盜邊地迂峻則易防地平漫則難禦有墻則難者亦易無墻則易者亦難拔百人之堡非千人不能攻者有垣塹足恃也若遇賊平曠之猛野不為所吞噬以是知山川之險險與彼共也垣塹之險險為我專也我恃其所專而奪其所共修邊之役蓋其所以當再舉也臣聞之險而不設與無險同墻而不守與無

墻同是故定規畫度工費二者修邊之事也慎防秋併兵力重責成量徵調實邊堡明出塞計供億節財用八者守邊之事也修邊固安成之功守邊貴濟時之急國家雖費要非得已自是而兵不甚勞費可漸省期以彌冦患而固疆圉要皆臣等之極思也因條列修邊守邊十事上之帝悉報許乃請帑銀六十萬兩戶部以為糜費持之帝為奪司官俸遂修大同西路宣府東路邊墻凡八百里暨工成予一子官萬達精心計善鈎校凡墻堞近遠濠塹深廣躬加區度曲盡其宜冦知備嚴不敢輕犯而墻內戍者得以其暇

耕收三鎮禾黍蔽野行旅絡繹遣貢亦日省矣方萬
達未至時三鎮客兵防秋歲用帑金帛一百五十餘
萬奏請添發亦不下數十萬其後節省益多歲用七
十七萬有奇奏請添發止三十五萬八千而已萬達
又議犂山西兵并力守大同已得旨而巡撫孫繼魯
阻之且語侵萬達萬達再疏辨帝為逮繼魯詔獄悉
納萬達言萬達更事久熟悉塞上情形帝倚屬之所
請無不從獨言俺荅貢事與帝意不合先是二十一
年俺荅阿不孩遣使石天爵等款大同鎮遠堡求貢
言敵情甚悉謂小王子等九部咸住牧青山艷中國

綵帛而入掠不過人畜所得寡且不能無亡失計惟貢市足以致之又完固技令天爵輸誠請甚力而朝議疑之竟不納疏而天爵等復至巡撫龍大有執之狠言以計縛致大有遂進兵部侍郎文武將吏遷擢至數十人而天爵磔于市敵怒不俟秋即悉衆入寇所克村堡皆屠之信使阻絕者五年會玉林衛百戶楊威爲敵所掠威自詭能成貢市遂見釋同掠者並得還俺答阿不孩因復遣使三人款大同左衛塞而邊帥家丁董寶等狃天爵前事復殺之以首功報萬達疏言北敵在弘治前歲入貢于時疆場稍寧自宣

府虞臺嶺之戰我師獲沒漸輕中國貢道不通侵犯
日林已四十餘年矣前小王子復自致書求獻方物
竟疑阻中止通年石天爵之事臣嘗痛邊臣失計乃
今復歸所掠懇乞通款借曰不許猶當善詞諭遣乃
復誘而殺之此何理也曲既在我必且忿怒恣睢彎
弓報怨將來縱有畏慕之誠亦將回顧皇威以今日
之事為戒請亟誅寶等榜之塞上明告以朝廷德意
預解其蓄怨搆兵之謀帝曰賊情叵測邊臣嚴兵待
之毋多言未幾俺答阿不孩復奉印信番文欲詣邊
陳款萬達為之奏曰今屆秋期彼可一逞乃屢被殺

戮猶請貢不已者緣入犯則利在部落獲貢則利歸
酋長處之克當邊患可弭若臣等封疆之臣職在戰
守貢亦併不貢亦併初不緣此自懈也兵部尚書陳
經等言敵情難信請勅邊臣詰實責萬達十日內回
奏萬達乃遣還其使約取要領至期而使者不來萬
達慮廟堂有意督過之遂以使者已去無可詰究為
辭已而使復至則拒之自冬涉春繹絡款塞邊臣第
以好言慰荅而已俺荅以既通好款庭其衆不復設
備邊哨卒亦不殺至四年四月復使李天爵來詣益
恭順萬達又為之奏曰敵自去歲至今懇懇以求貢

為害去而復來莫能止也計必斬其使或索其近邊搗其廬俘其生口乃可以一意拒絕但恐直反在彼曲顧在我俺答同來攬之雄也執詞鼓衆矢誓報仇攻我必力我將不得已而應之衆寡強弱實不相當難恃有邊墻為禦而聚兵轉餉必自倉皇無待防秋已先困竭況今宣大有版築之役正當羈縻籠絡使無遽擾諸限以地而于塞垣之外受其方物限以人而質其親族頭目于鎮城限以時而領賞緞貨遣之使去必在秋冬之交彼若悉聽處分即許之納貢不聽則曲在彼即拒絕之亦無不可故以求貢為決不

要領而不揆理之曲直事勢之利害緩急非虞禍者也以貢為足恃而懈其防又廢羈縻籠絡之術而一任其所請非量敵者也惟陛下裁察帝責萬達瀆奏卒不許蓋是時曾銑有復套之議將督兵出塞亟言主之故力絀貢議且以復套事行諸邊臣議之萬達議曰河套本中國故壤漢置朔方唐城受降據險扼冦往跡具在太祖以神武定天下成祖躬御六飛三犁王庭既蹴破其部落斯時乃不暇舍黃河而衛東勝計則偏矣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套地遂淪為異域然正統弘治間我雖未守彼亦未敢乃竟因循畫

地自守捐天設之險失沃野之利然弘治以前我軍猶歲常搜套嗣是我謀既疎任彼出入涉流履氷揮鞭近塞今且盤據其中恣畜牧遂生養壁之為家成業久矣欲一舉而復之毋乃不易乎夫敵有盛衰我有強弱小王子吉囊俺答諸部落可三四十萬非如昔日棄命窮荒者比而我承平日久軍政多偷山川之險易遠徑之迂直水草之有無我不可必知也提軍深入其境能無慮乎我勞而佚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徧野一呼可集我以數萬之衆深入其地緩行持重則備我益嚴疾行趨利則輜重在

後小有得利則歸師尚艱嚮導偶失全軍殆矣且尅日有定期聚糧有定數彼遷徙靡常遠近不測一戰之後彼或保聚或佯遁逃笳角時動壁壘相持已離使令終不渡河我軍于此戰耶退耶兩相守耶數萬之衆出塞亦必有數萬之衆援之否耶有驍將以通粮道否耶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彼之所長也守險者我之所便也弓矢利于馳擊而火器利于守險者也舍火器守險而與之馳擊于黄沙白草之間孰得而孰失乎議者欲整六萬之衆為三歳之期春夏馬瘦為彼弱而我利于征秋冬馬肥為彼

强而我利于守春蒐于套秋守于邊三年三舉彼必難支待其遠遁拒河為守是固一説矣然天時物性不甚相遠也馬之肥瘦我與敵共之即使春夏馬瘦而彼弱不能入寇然坐以待我誠懼其援擊我也秋冬馬肥而彼强既能為寇則多方設謀誠懼其報復我也六萬之衆千里襲人一舉失利議論蜂起烏能待三三舉三勝彼敗而守終不渡河版築無日識者但見近時搗巢之舉恒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寇不深究以為套地易獲然獲套與是二者實有不同蓋搗巢因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敗亦支

恃以退舉兄南向便是家門後套則深入彼境後援不繼勝國閻閥賊虜陷沒事勢異也往城諸邊實近我土又沿邊之地彼原不以為利故雖少有侵取而彼不恤套地則自火篩入寇以來四時駐牧一旦取之彼肯晏然已乎事體異也若曰伺彼出套據河為守先亟築渡口垣墻以次移實邊堡似若可為而不知控弦十餘萬豈肯空套以出築垣二千餘里亦豈不日可成移置邊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置兵非千人不可共居而遊徼瞭望者不與當三十萬衆不止也況循邊距河動輙千里一歲軍食糜且億萬自

內輸遣又自遣輸河飛輓之艱所當深慮然則套終不可復矣曰事變之來孰能逆覩必彼有其隙而後我乘其敝可也今塞下之民喘息未定將遣之卒瘡痍未起而復横挑强寇以事非常愚所不解者也議上不省其後俺荅與小王子有隙小王子欲寇遼東俺荅以其謀來告請與中國夾攻之且以此立信萬達以憂蒙嚴旨不敢奏聞至六月使者再來萬達為委曲言于朝帝竟不許二十七年三月萬達又言諸酋以求貢不遂既懟且憤聲言大舉犯邊然擄歸正人供報彼猶以求貢為言臣職在封疆豈敢輕聽但

兵家之事必揆彼己度利害乞早定廟謨令邊臣得便宜從事帝懇切責之自是通貢議絕塞上無寧歲矣其年八月俺答擁衆犯大同攻墻不克退攻五堡官軍出塞與戰於弥陀山郤之相持月餘竟不得入遂疾趨山西犯小紅門猴兒山諸處以有備敗還踰月又犯宣府大掠永寧除慶懷來軍民死者數萬人萬達坐停俸二級俄錄弥陀山功還其俸明年正月俺答糾衆將復寇宣府總兵官趙卿怯懦不任戰萬達奏調大同總兵官周尚文代統其兵未至而寇數萬騎犯滴水崖指揮董暘江瀚唐臣張淮等戰死寇遂

南下駐隆慶石河營游騎分掠東及永寧州南及全
道灰嶺栁溝大小紅門諸口游擊王鑰大同遊擊袁
正遇于隆慶州橋南與戰却之冦移營南向會尚文
提大同兵萬騎至叅將田琦亦率騎千餘與尚文合
遇冦書家莊搏戰竟日相持未決次日復殊死戰斬
其四首奪其旗冦氣為沮然猶據險莫肯退萬達躬
擐甲冑督叅將姜應熊等自懷來馳赴麾下有止之
者萬達叱之退乃躍馬為諸將先距敵四十五里時
東北風甚烈俄轉西北萬達命順風鼓譟車數百兩
飛塵從之揚沙蔽天冦大驚曰翁太師至矣是夜結

隊剌通諸將追擊達敗之寇狼狽出境時帝已遣人偵知萬達督戰狀大喜立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五月遂召理部事先是張瓚為兵部八年邊事盡壞毛伯溫繼之庶事稍飭歷戴金唐龍路迎皆未久輒易陳經趙廷瑞難稍久然常才部事廢隳如故至是萬達力振之甄別將才號令邊塞方有指畫以父憂歸明年秋大同失事督撫郭宗皐陳耀被逮詔起復萬達代宗皐萬達方病疽結廬墓間上疏固辭終制未達而俺答直犯都城兵部尚書丁汝夔得罪遂卽以萬達代之萬達家嶺南距京師八千里聞詔以

全羊事重不敢辭倍道兼行四十日已抵近京當是時寇氛方熾帝日夕俟萬達至意遇之以問嚴嵩嵩言寇志在射服諸臣觀望不進恐非君君不俟駕之義帝曰然人臣忠則盡命又豈俟駕耶遂用王邦瑞于兵部不數日萬達至具疏自明帝曰萬達背君欺慢念守制姑奪職聽別用時嵩父子市權黷貨賞以賄遷吏兵二部無敢撓者萬達將抵京不先奏記謝嵩嵩遣人諭指亦不應嵩知終不為己用故乘機中之而仇鸞將為大將軍素銜萬達亦為讒言構于帝故萬達遂失眷未幾貶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

經略紫荆諸關三十年二月以宗祭自陳乞終制帝疑其避事免歸瀕行疏謝復摘誤字為不敬斥為民明年十月兵部尚書趙錦以附仇鸞戍邊復起萬達代之未聞命卒年五十五萬達事親孝父歿既至身土成墳好談性命之學與歐陽德羅洪先唐順之王畿魏良政友善講論不輟通古今操筆頃刻萬言為人剛介坦直勇于任事難蹈艱履危意氣彌厲臨陣嘗身先士卒南北征討規畫盡善尤善御將士得其死力論者謂嘉靖中邊臣行事適機宜建言中肯窾者萬達一人而已隆慶中追謚襄敏

楊博字惟約蒲州人父瞻舉于鄉歷官御史終四川僉事博舉嘉靖八年進士除盩厔知縣調長安徵為兵部武庫主事歷職方郎中十八年大學士翟鑾巡九邊以博自隨所過山川形勢土俗好惡士卒多寡強弱皆疏記之至肅州屬番數百遮道邀賞鑾慮未者滋衆不能給博請鑾坐堂上盛儀衛集諸番轅門外數以天子命使至不悉衆遠迎將縛以屬吏諸番震慴羅拜請罪乃稍賚其先至者餘皆懼不復來鑾大喜還薦博可屬大事是時吉囊俺答歲盜邊羽書皆至尚書張瓚一切倚辦博帝或中夜降手詔有所

咨謀侍隨事條荅悉當帝指後毛伯温代瓚以侍久
次當遷特奏留之然竟以資深出為山東提學副使
遷督糧參政二十五年起拜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
侍以足邊莫善屯田而屯政不舉由催科擾之種未
入土名已登册往往逃去乃奏請募民墾闢永不徵
租其舊嘗徵租而復荒者一體蠲除詔舊田蠲租十
年餘如侍議由是屯利大興土魯番貢使多至八百
餘人前撫臣傅鳳翔不能遏悉處之甘州侍按故事
遣半居肅州而列上便宜八事自是五歲一貢赴京
者不得過五十人供億大省又以守邊利扼險為修

築肅州榆樹泉及甘州平川境外大蘆泉諸處墩臺於是聲勢聯接哨守為便初罕東屬番以避土魯番亂移居肅州境上族類日繁時與居民相戕殺監生李時暘以為言下守臣經畫傳為築金塔白城七堡召其首語之曰若屬竊此非久計吾已擇水草善地為築城堡作渠壩致耕費具畀若屬往居之諸番歡呼聽命徙去七百餘帳三千四百餘人仍與為期約朔望許入城市易自外不得與軍民交通自是數十年大患頓除郡內饑發粟賑貸後奏行救荒四事又鑿龍首諸渠借公帑三萬金置耕具募民墾田萬餘頃

二十八年正月套賊掠永昌鎮羌諸處總兵官王繼祖督諸將禦卻之四月復犯鎮番山丹參將蔡勳等三戰皆捷斬首百四十餘級獲馬畜輜重亡算進傳右副都御史明年以母憂歸初仇鸞鎮甘肅總督曾銑劾之有詔逮治傳亦發其欺罔貪黷三十事後鸞得釋憾傳不置及拜大將軍數毀傳帝雖知傳才讒不行三十一年服闋鸞已誅召拜兵部右侍郎明年轉左經略薊州保定初俺答薄都城由潮河川入議者爭請為備而水湍悍不可城傳緣水勢建石墩置戍守其防遂固還督京城九門時因寇警歲以七月

分兵守陴博曰寇至尚須鎮靜奈何無事自擾罷其令其各代何棟總督薊遼保定軍務謂薊鎮切近京師惟擁護畿甸防衛陵寢為大禦寇之計敵戰不如慎守要使匹馬無入而已乃分布諸將畫地防守三十三年秋把都兒及打來孫糾諸部十餘萬騎犯薊鎮百道攻墻帝懲往事憂甚數遣騎偵情博時擐甲登陴止宿古北口城上督總兵官周益昌等據墻力禦帝聞大喜馳賜緋豸衣犒軍萬金益昌亦被賜博宣帝德意人人爭奮寇攻四晝夜不得入乃并攻狐山口驅衆登墻官軍斲一人腕遂不克登退保虎頭

山傳募死士持火器夜震其營竟夕三四發寇衆棲
亂不得息兆明懸遁去以功進右都御史廕子錦衣
千户明年打來孫復以萬騎入馬蘭峪傳遣益昌擊
却之三月遂代聶豹為兵部尚書其冬録防秋功加
太子少保是時嚴嵩父子方招權利諸司為所撓不
獲舉職傳至一切格不行嵩恨傳思有以中之會丁
父憂歸冀傳不復用矣後二年兵部尚書許論罷帝
起傳代之傳時未終喪方疏辭而帝以大同右衛圍
急改傳總督宣大山西軍務率師赴援傳家本山西
遂墨縗馳出關未至而侍郎江東等以大軍進寇引

去時右衛被圍已六月守將王德戰亡城中蜀兵且盡士皆死守無二心侍優加褒卹奏行善後十事事訖當還給事中張學顏言右衛死喪未收瘡痍未起不可無侍鎮撫乃命留鎮侍亟請蠲大同被寇州縣田租軍民大喜因命其丁壯驍雄者名為義勇分隸諸將軍聲援振侍以邊人不習車戰故寇入輙不支請造偏箱車百輛有警則右衛車營自西而來左衛車營自東而西使聲援相接又言大同邊墻傾圮城堡破壞雖有士馬不能遏寇使不南宜以繕治墩堡為急次則塞銀釵驛馬諸嶺以絕賊窺紫荆之路倘

居庸南山一道以絶賊窺陵寢畿甸之路修陽神池諸墻塹以絶賊入山西之路三路既不得逞即馳騁平原而我堅城厚堡以待之不得不北矣若封薊全非修堡邊垣不可更條列十事奏之乃于大同牛心山諸處築堡九墩臺九十二接連左衛高山站以達鎮城濬大濠二各長十八里小濠六十有四以五旬訖功賜勅獎賚先是帝數欲召博還部又虞防邊無人以問嚴嵩嵩雅不喜博請令江東署部事俟秋防畢徐議其宜帝遂不召至是秋防訖兵科都給事中王文炳請召博還終以防邊非博不可命加太子太

保留鎮如故時賊首哱素把伶及叛人了都記等數以輕騎寇邊傳先後計禽之又數出奇兵襲賊營賊猶從帳遠塞自俺答開馬市賊毀墻入不能禁而故總督翁萬達所創邊墻日益隳至是塞上少警傳議修葺估費二十九萬帝見他鎮修邊動數十萬而傳費獨少且功多則大喜顧輔臣命亟予之時內地民多為寇所掠傳廣行招徠一歲中歸者至千六百餘人又以宣大荒田水利宜加意開濬請視旱田例薄徵其租報可三十八年薊遼總督王忬被逮移傳代之傳畫地為十區令諸將及諸道監司分區拒守約

同時舉砲火相應自居庸距山海旌旗千里砲聲相
為諸酋震讋終歲無敢近塞者遼東饑請米六萬石
賑之時秋防已竣廷議欲召愽還吏部尚書吳鵬素
黨嵩獨難之鄭曉時署兵部爭之曰楊公在薊遼則
薊遼安在本兵則九邊俱安乃召還加少保帝憂邊
甚每遇風霾以為兵兆慮愽既入邊臣無如愽者數
諭愽早為計愽益悉心籌畫每先事為防帝眷倚若
左右手時胡宗憲以獲王直厚賄嵩求封爵愽持不
可及廷議又與尚書吳山力持之事竟寢而嵩銜益
甚帝知愽深不能間也四十年八月帝語閣臣曰自

愽入朕每慮邊務令秋恐有犯者其語愽預為謀愽言令之九邊以薊鎮為重蓋腹心既安肢體自可無志請以六事獻大略先勅邊臣逐大同之寇使不得近薊鎮又令宣大諸將從獨石偵實情形預備黃花古北諸要害使一騎不得入關即有功也帝是之當是時西北既歲被兵而江南北浙江福建又苦倭廣東廣西苦盜賊帝責成本兵甚急愽調度區畫日無虛晷南寇以次漸平而北寇猖獗如故四十二年十月擁衆窺薊州前鋒陽指遼陽總督楊選信之帥師而東愽策賊詐徼止之又手書三往之卒不得愽拊

凡司令兹敗矣急徵兵入援而鐵騎已潰墻子嶺入
犯通州京師戒嚴帝嘆曰庚戌之事又見矣博夜宿
部中籌畫兵計至不暇寢食條上戰守十事時所徵
諸路兵悉至宣大遼東傾鎮來援之命宣大總督江
東統文武大臣分守皇城京城鎮遠侯顧寰以京營
兵分布城內外賊見通州備嚴解而東躪順義三河
諸縣援兵皆觀望不敢戰俟其飽掠引去然後躡尾
之視賊軍為疾徐終不發一矢惟取道殣及零騎傷
殘者報首功而已帝怏怏謂博曰賊復飽颺何以懲
後遂誅選帝自戮丁汝夔楊守謙後中外震悚至是

傅亦自危賴徐階力保持之帝亦念傅前功得不及禍傅乃連上薊鎮及山西事宜復集廷臣條議更置將領先後數萬言具盡曲折帝留心邊事嘗手自批答不盡閱閣議也四十五年改吏部尚書隆慶改元傅首請遵遺詔錄用建言諸臣死者贈卹穆宗可其奏天下快之時方計羣吏遂極意推賢能罷諸不職而所黜無山西人給事中胡應嘉謂傅庇鄉曲不公傅連疏乞休并懇留且謫斥言者明年廷臣議舉邊才以南北區分傅謂地産不同器使則一如輔臣楊一清以南人用之陝西尚書王驥以北人用之雲南

各著聲績宜勿論南北務當其才帝深然焉一品滿三考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帝將進南海子傅恐啓迎辛之端率同列疏諫御史詹仰庇以直言除名傅等又爭之傅持議多嶽嶽久典樞要不能無得失齟齬三年冬已豎都御史龐尚鵬被論傅議留之忤旨遂謝病歸尚書劉體乾等交章乞留不聽五年春大學士高拱掌吏部薦傅堪本兵詔以吏部尚書理兵部事陳薊昌二鎮戰守方畧謂今之議者大抵以守墻為怯言之可聽而實無少效欲墻外邀擊猶害七而利三若墻內格鬬則利一而害九矣蓋因墻據守

所謂先處戰地而待敵名守實戰也臣為總督時嘗
非打來孫十萬衆于邊墻先帝撰錄臣功臣益習虜
事以為當守墻無疑也因陳明應援中駐守處京營
揄僞夷修内治諸事帝悉從之情勢梧畫碩臨事安
閒有識量自程鑒幕府知名出入中外四十餘年始
終以兵事著當嘉靖中吉囊俺答陸梁邊陲歲告警
文臣知兵如翁萬達中壽死惜稍晩出在廷臣惟博
可方萬達者賊東則移之東賊西則移之西事急則
出之于邊事寧則還之于部世宗所倚賴惟博一人
廷是復起兵部而那吉來降俺答已受封順義王稱

臣修貢冠鑾遂稀及神宗嗣位九邊蓋無事矣六年
六月高拱罷乃改博吏部進少師兼太子太師明年
秋疾作三疏致仕逾年卒年六十六贈太傅謚襄毅
當高拱柄國時深疾徐階欲中以危禍博辨之力慮
其不解復造拱拱辭以疾徑入堂呼曰相公磊落丈
夫何稱疾為拱不得已扶杖出博乃好言曰人言公
督過老夫老夫老矣前待罪邊疆得過嚴氏微徐公
幾不保首領在本兵又有思陷之者賴公而全今徐
公有急博幸未死敢不保以殘年且浮薄之夫交亂
人意異時公或為徐公老夫不即死當以百口保之

公能釋然予因索巨觥連浮白數十遲出拱心動事
得稍解其後拱為張居正所逐將屬致其罪密以咨
博博勃然爭之居正氣為沮及王大臣獄興居正與
馮保將借以殺拱博聞語居正曰事不可誣高公雖
粗暴天日在上安得有此居正面發赤而退都御史
葛守禮語博曰事急矣非公莫能救即同造居正博
曰願相公持公議養元氣因歷數先朝政府同心輔
政及後數公遞相傾軋可為殷鑒居正憤曰二公謂
我甘心高公耶博等曰吾兩人非謂相公甘心高公
以回天非相公不能耳會帝命守禮偕都督朱希孝

會訊希孝懼甚悸陰為畫計使校尉怵大臣攻拱又令拱僕雜稠衆中令大臣識別茫然不辨也事乃白人以是益稱儁長者子儁民尚書儁士推官俱由進士儁臣叅政由舉人儁鄉以父任為錦衣千戶獲舉武會試第一官都督同知儁鄉子元祥亦舉進士官翰林簡討儁民字伯章嘉靖四十一年進士除戶部主事歷禮部郎中隆慶初遷河南提學副使時高拱柄政其甥劉生得罪杖而黜之拱兄僉都御史捷致有司請祠於鄉儁民惡捷嘗手以其子弗許尋轉右叅政萬曆初入為太僕少卿父憐致政侍歸及起故

官三遷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進右副都御史移山東歷兵部左侍郎署部事時議捨力克嗣封俺氏言款未可遽罷惟內修守備而外勒西部使盡還業中定市額使無濫索而已議遂定進戶部尚書總督倉場十九年還理部事首言萬曆六年所增內供銀二十萬宜停取邊餉自四十萬增至二百八十餘萬宜核減請集廷臣雜議理財之策是時寧夏朝鮮相繼用兵努饟煩促益以長公主婚仁聖皇太后喪兩宮三殿災估計土木內庭趣辦金珠費無紀極所以補塞者百端僅免乏絕已而河南大饑人相食請發銀

米各數十萬俊民拮据枝梧人猶議其稽緩因自劾求罷疏凡六上不允小人窺帝好利競請開礦俊民力爭不得于是礦稅諸使四出利歸權閹而天下騷然後民屢請以徵稅事責成撫按罷內臣毋遣不省在事凡三考累加太子太保卒官贈少保俊民遇事精敏以國家多故盡瘁經營當時論者猶褒譏相半後叙東征轉餉功加贈少傅兼太子太傅

論曰古者六軍之將皆以命卿故晉卿稱元帥方叔為元老江漢釆芑之篇並可徵也世宗朝天下多故矣當時大臣才優文武者殆難其人其間運籌奮畧

卓偉可稱者惟翁楊二臣而已萬達拔重邊墻設險自固兼有長驅野戰之功博亦計在守墻然古北之役擐甲衝鋒匪直指麾號令而已陵遲至于木造韋縫之士肉食群謀而又蔑視熊羆儕同犬馬與尸棄甲之禍所由來乎

明史卷二百九十七　　列傳一百四十八

薛宗鎧 曾翀　楊最　楊爵

浦鋐　周天佐　劉魁

楊允繩　馬從謙　何光裕

沈束　郭希顏

薛宗鎧字子修海陽人嘉靖二年與從父僑同舉進士薛氏自行人侃受業王守仁舉群從子弟咸往從之宗鎧亦守仁之徒也始授貴溪知縣執父喪哀毀過禮服闋補將樂調建陽求朱子後復之以主祀事俗生女多勿舉宗鎧力禁之歲饑賑倉粟先發後聞

全活無筭給由赴京留拜禮科給事中以逋賦為戶部所劾勒還任至則民爭輸賦課吏最仍召入垣先是福建布政使查約參議楊瑀以巨盜反獄被殺都御史王應鵬請加褒卹宗鍰言約等將倉猝遇變非為國死事議遂寢奉命巡青馬房收地文籍浩煩故無関防胥史宗鍰請得之駙馬都尉鄔景和占奪武清草場奏歸之官召佃充賦再遷戶科左給事中吏部尚書汪鋐以私憾假大計斥參議王臣韋商臣縣丞葉洪等數人宗鍰疏白其枉請復之鋐擬宗鍰挾私亂政帝以先許言官論救置不問語具戚賢傳其

後鋐愈驕恣帝亦漸厭之會御史曾翀與同官戴銑劾南京尚書兵部劉龍刑部蘇賢侍郎戶部張雲刑部陳璋工部甘為霖大理卿王綎太常卿沈光祭酒吳惠甘肅巡撫趙載不職鋐獲疏俱稱其賢留之帝召見大學士李時言鋐有私因留雲為霖載三人罷賢璋光改龍綎他任宗鎧與同官孫應奎交章言鋐肆奸植黨擅主威福巧庇龍等上格明詔下負公論且鋐選授不公縱二子為奸利乞亟罷斥以昭聖斷鋐疏辨乞休帝不許而給事中翁溥何天啓沈繼美馮汝弼湯于正御史曹逵王廷稷相繼劾鋐鋐又抗

辨且極詆宗鏜等挾私請下法司勘問于是辨復上言鋐不畏朝廷公為欺罔一經論劾輒肆中傷誣臣杜口已三年矣蔽塞言路罪莫大焉乞立正厥辟疏入帝果罷鋐官而責宗鏜言之不早又恐辨誣臣杜口語執下鎮撫司鞫訊詞連應奎逮及御史方一桂命皆杖之闕下斥宗鏜辨一桂為民錮應奎濟天啓維美汝弼予正達廷級調外宗鏜辨竟死杖下時十四年九月朔也隆慶初復宗鏜官贈太常少卿辨字習之霍丘人以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改御史既劾劉龍等舉朝咸憚之及廷杖垂斃曰臣言已行臣死

何憾神色無變隆慶初贈太常少卿

楊最字殿之射洪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工部主事督逋山西憫其民貧不俟奏報輒返尚書李鐩劾之有詔復往最乃與巡按御史牛天麟極陳歲灾民困狀請緩其征從之是時部郎奉使還者率厚賂其長最獨無有故爲鐩所劾既而欲爲民請命乃稍遺之事遂得免歷郎中治水淮揚值世宗紹統最上言寶應氾光湖西南高東北下往來運舟行湖中歷三十餘里而東北堤岸不踰三尺雨霪風厲輒至衝决不惟阻壞運舟即鹽城興化通泰諸州縣良田悉遭其

害宜如往年白圭修築高郵康濟湖壽勅大臣加修
內河仍培舊堤以為外障可保百年無患是為上策
其次于緣河樹杙數重稍障風波而增舊堤使毋厚
薄亦足支數年若但窒隙補闕苟具無事一遇霪潦
蕩為巨浸是謂無策工部議用其中策馬出為寧波
知府有善政嘗奏言浙東諸府歲造貢帶徒耗財力
不足供尚方用請罷之詔自今悉以銀充帶民以為
便累遷貴州按察使入為太僕卿時世宗好神仙方
士段朝用者出入翊國公郭勛家勛以其所煉白金
製器百餘進之上言此臣客所為誠以此器盛飲食

物供齋醮即神仙可致也帝信之立召見朝用與語
大悅朝用益言帝深居無與外人接則黃金可成不
死藥可得帝益喜諭廷臣令太子監國朕少假一二
年親政如初命下舉朝愕不敢言最抗疏諫曰陛下
春秋方壯乃聖諭及此不過得一方士欲服食求神
仙耳神仙乃山棲澡鍊者所為豈有高居黃屋紫闥
衮衣玉食而能白日翀舉者臣雖至愚不敢奉詔陛
下誠恭默思道不邇聲色則不求仙而自仙不希壽
而自壽疏入帝大怒立下詔獄重杖之杖未畢而死
最既死監國之議亦罷明年勛以罪繫獄朝用詐偽

事覺亦伏誅隆慶元年贈最右副都御史謚忠節
楊爵字伯修富平人年二十始讀書家貧然薪代燭
耕隴上輒挾冊以誦兄為縣吏坐忤知縣繫獄爵投
牒直之并被繫從獄中上書于後知縣見稱奇士立
釋之資以膏火爵益奮于學立意為奇節從同府韓
邦奇遊遂以學行知名舉嘉靖八年進士授行人時
帝方崇飭禮文爵因使王府還上言臣奉使湖廣目
睹民多菜色挈筐操刃割道殍食之異綫須臾死假
令周公制作盡復于今抑何補于老羸饑寒之衆奏
入爵知必獲罪反獲俞旨為行人三年擢御史以母

老乞歸養毋喪廬墓冬月筍生人皆異之推車糞田
妻饁于旁見者不知其御史也服闋起故官當是時
大學士夏言翊國公郭勛有寵用事歲頻饑旱天子
日夕與方士建齋醮修雩壇屢興工作經年不視朝
而太僕卿楊最復以諫死會二十年元日微雪嵩等
作頌稱賀爵撫膺太息中宵不能寐踰月乃上疏極
諫曰方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病已極內而腹心外而
百骸莫不受患即欲振之無措手之地方且奔競成
俗賄賂公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讒諂面
諛流為欺罔士風人心于此頹壞而國之所恃以為

國者掃地盡矣以危為安以菑為利諍臣拂士日益遠而快情恣意之事無敢齟齬于其間此天下之大憂也去年自夏入秋恒暘不雨歉轄千里已無秋禾既而一冬無雪元旦微雪即止民失所望憂旱之心遠近所同此正撤樂減膳憂懼不寧之時而輔臣言等方以為符瑞而稱頌之其欺天罔人不已甚乎朋國公勛中外皆知為大奸大蠹而陛下寵之使之總悉肆毒由是羣校趨赴善類退處其為天下之禍可勝道哉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古者民勤于食則百作廢令民勤食不可得而至於

離散離散無所歸而至于死亡臣廵視南城一月中凍餒死者八十人五城共計未知有幾孰非陛下之赤子欲延須臾之生而不能而土木之工十年未止工部屬官增設至數十員又遣官遠修雷壇以一方士之故浚民膏血而不知恤是豈不可以已乎況今北冦跳梁内盜竊發加以頻年災沴上下交空尚可日事土木以結怨于天下哉此興作未已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陛下卽位之初勵精有為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矣乃數年以來朝御希簡經筵曠廢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得一睹聖容敷陳復 未

得一聆天語夫天位者艱難之器非逸樂之具也適者普天之下雍雍入覲孰不欲北面舞蹈以慰快睹之心哉尚未能瞻天顏于咫尺恐人心日益怠渝中外日益渙散非陰古君臣都俞吁咈協恭圖治之氣象也比朝講不親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左道惑衆聖王所必誅也今異言異服列于朝苑金紫赤紱賞及方外臣不意陛下睿哲首物而所為一至于此夫保傅之職坐而論道今舉而畀之奇邪之徒流品之濫莫以加矣陛下誠與公卿賢士日論治道則心正身修天地鬼神莫不祐享安用此妖誕邪妄

之術列諸清禁為聖躬之累耶臣聞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近者妖盜蠹興誅之不息風聲所及人起異議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非細故也此信用方術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謀虛懷納諫一時臣工敢以直言冒天聽言過激切獲罪多有自此以來臣下震于天威懷危慮禍未聞復有犯顏直諫以為沃心之助者往歲太僕卿楊最言出而身殞近日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此于國體治道所損甚多臣非為最等惜也古今有國家者未有不以任諫而興拒諫而亡忘蓋杜口則讒諛

交進安危休戚無由得聞此阻抑言路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望陛下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為不易覽臣所奏賜之施行宗社幸甚時帝方惡言者中外相戒不敢言而爵詞過直切帝震怒立下詔獄搒掠血肉狼籍関以五木胥綴若懸珠死一夕復甦所司請送法司擬罪帝不許命嚴錮之獄卒以帝意不測屏其家人不得納食飲爵屢濱于死處之泰然既而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鋐以救爵先後箠死獄中自是無敢救者踰年工部員外郎劉魁再踰年給事中周怡皆以言事同繫歷五年不釋至二

十四年八月有神降于箕帝感其言立出三人獄未踰月尚書熊浹疏言箕仙之妄帝怒曰我固知釋爵諸妄言歸過者紛至矣復令東廠追執之爵抵家甫十日見校尉復至與共麥飯飯畢既就道其人曰盍處置家事爵還呼其婦曰朝廷逮我我去矣竟去不顧左右觀者為泣下爵容色自如比三人至復同縶鎮撫獄桎梏加嚴飲食屢絕適有天幸得不死二十六年十一月大高元殿災帝禱于露臺火光中若有呼三人忠臣者遂傳詔急釋之家居二年一日晨起有大鳥集于舍爵曰楊伯起之祥至矣果三日而卒

隆慶初復官贈光祿卿任一子萬曆中賜諡忠介爵之初入獄也帝令東廠伺爵言動五日一奏校尉周宣稍左右之遂受譴其再至也治廠事太監徐府奏報帝以密諭不宜宣亦重得罪先後在繫七年日與怡魁切劘講論忘其困所著周易辨說中庸辨則獄中作也

浦鋐字汝器文登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洪洞知縣有異政嘉靖初召為御史時刑部尚書林俊去國而中官秦文已斥復用鋐疏爭之曰伏見近日允林俊致仕起秦文使為守備明旨初頒群臣惶駭咸疑正

德之風又將繼作陛下踐祚之初謂俊德望夙著以禮召用文選叢羽翼斥令讒閑邪正之辨可謂明甚以致天下忻然皆謂太平可日月冀乃數月以來圖治任人漸乖物議箝臣工願忠之口撓大臣獻納之誠政關奄寺則眾賢弗行事係戚畹則一把即懸是君子進而不能用小人退而不能遠臣恐去者不獨一俊而進者且不翅什伯文也又言武定侯郭勛姦貪無狀宜罷其兵權忤旨奪俸三月以養母歸母喪除起掌河南道事十二年春給事中饒秀以考察被黜訐錄與其同官張祿段汝礪給事中李鳳來考功

郎余循緒相邀為私會談省署得失非人臣無私之義鋐等遂坐罷家居七年廷臣交薦起拔官出按陝西連上四十餘疏皆軍民大計總督尚書楊守禮稱其賢請破格超擢未報時楊爵以直諫繫詔獄鋐馳疏申救曰臣惟天下治亂在言路通塞言路通則忠諫進而化理成言路塞則奸諛恣而治道隳比御史爵以言事下獄幽囚已久懲創必深臣行部富平皆言爵慈誠孚鄉里孝友式風俗有古賢士風且爵本以論列郭勛遭罹罪罟今勛奸狀大露陛下案致之理則爵之前言未為悖妄望弘覆載之量如日月之

照賜之矜釋使列朝端爵必能盡忠補過不負所學

疏奏帝大怒趣緹騎逮之秦民遠近奔送會車下者

常萬人皆號哭曰願還我使君檻車二千里赴徵

紫已病既至下秘獄搒掠備至除日復杖之百錮以

鐵枷爵迎哭之鋑息已絕徐張目曰此吾職也予卹

敘繫七日而卒穆宗嗣位卹典視爵等

周天佐字守卿晉江人嘉靖十四年進士授戶部主

事屢分司倉場以清操聞二十年夏四月九廟灾詔

百官言時政得失天佐應詔上書曰陛下以宗廟灾

變痛自修省許諸臣直言輒失此轉災為祥之會也

乃今關政不乏而忠言未盡聞此何故歟以聖明采察之廣未宣而臣下畏望之心猶甚也蓋示人以言不若示人以政求言之詔示人以言耳御史楊爵之獄未解是未示人以政也國家置言官以言為職爵今繫獄已數月聖怒彌甚一則曰小人二則曰罪人夫以盡言直諫為小人則為緘默逢迎之君子不難也以秉直納忠為罪人又孰不能為容悅將順之功臣哉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之陛下試一思焉所以怒爵而罪之者果合于天心否耶爵身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溘先朝露使諍

臣欽恨直士寒心祈閔聖德擯益殆不細也願察爵
之言原爵之心不吝旌爵之忠以風天下帝覽奏大
怒杖之六十下詔獄天佐體素弱不任楚獄吏絶其
飲食不三日即死年甫三十一比屍出獄暾日中雷
忽震人皆失色天佐與爵無生平交入獄時爵第隔
扉相問訊而已大興民有祭于柩而哭之慟者或疑
其故人曰否吾傷其忠之至而死之酷也穆宗即位
贈光祿少卿天啓初謚忠愍

劉魁字煥吾泰和人正德中登鄉薦受業王守仁之
門嘉靖初謁選得寶慶府通判歷鈞州知州潮州府

同知所至潔己愛人扶植風教士民率立生祠祀之入為工部員外郎疏陳安攘十事帝嘉納二十一年秋帝用方士陶仲文言建祐國康民雷殿于太液池西所司希帝意務極宏侈程工峻急魁欲諫度必得重禍先命家人鬻棺以待遂上章曰頃泰享殿大高元殿諸工尚未告竣內帑所積幾何歲入幾何一役之費動至億萬土木衣文繡匠作班朱紫道流所居擬于宮禁國用已耗民力已竭而復為此不經無益之事非所以示天下後世帝震怒杖于廷錮之詔獄時御史楊爵先已逮繫既而給事中周怡繼至三人

雖屢瀕死講誦不輟在繫四年得釋未幾復追逮之獄未抵家緹騎已先至繫其茅以行獄在道聞之趍就獄復與爵怡同繫時帝威怒不測獄吏懼罪害適之愈甚至不許家人通飲食而三人處之如前無幾微尤怒又三年與爵怡同釋尋卒隆慶初贈卿如制

楊允繩字翼少華亭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行人久之擢兵科給事中時嚴嵩獨相有詔廷推閣員允繩因偕同官王德沈束陳慎簡輔臣收錄遺佚二事帝付之所司未幾奉命會英國公張溶撫寧侯朱岳定西侯蔣傳惠安伯張鑭都督孫堪簡應襲子弟于

閱武場錦衣指揮鄭璽忽傳寇至沙河溶等倉惶走
惟允繩凝然不動因奏之詔褫璽職奪溶岳營務而
罰儁等俸允繩由是知名兵部尚書趙廷瑞有疾不
引退允繩言廷瑞舉動乖違所推將帥俱不得人如
安鄉伯張坤總兵官李鳳鳴叅將徐浦都指揮楊鉞
皆近經論罷輒引速年保任槩為奏請宜治其欺隱
罪廷瑞遂奪職允繩居諫垣未久封章屢上如言提
學憲臣宜簡行誼可為人師者府州縣之職宜量地
煩簡為三等帝皆報可俺荅既入犯朝議方急兵事
允繩因建言請令五軍都督府府軍前衛及錦衣衛

堂上官每遇考選軍政之歲各具疏自陳聽科道官
拾遺騰驤四衛及錦衣衛指揮以下聽兵部考察去
留詔皆從之著爲令已又疏陳禦邊四事亦報可再
遷戶科左給事中謝病歸三十四年起故官是時倭
患棘濱海州縣悉被焚允繩鄉亦中寇軍興三載戡
定未期而胡宗憲趙文華方督兵與嚴嵩深相結大
肆貪黷允繩乃極論獘原謂近者督撫命令不行于
有司練鄉兵則不習團保甲則不嚴責餽餉則不給
委哨探則不明豈督撫官不尊權不重哉此有故也
督撫涖任例賂遺權要名曰謝禮有所奏請佐以苞

莫名曰候禮又或及俸營遷避難求去犯辠欲彌縫
失事希庇覆輸賄載道為數不貲此其物非從天降
地出也督撫取諸有司有司直取諸小民耳有司德
色以事上督撫醜顏以接下上下相蒙風紀莫振而
不肖吏又乾沒其間稍一科十恐臣區孑遺待盡之
民不堪朘削必將挺而為盜國家隱憂且不止海島
間也其冬巡視光祿丞胡胥偽增物直至數百金先
繩與同事御史張巽言劾之下法司按驗青宮言
典隆重所用品物臣不敢徒取充數允繩惜臣簡別
太精斥言齋醮之用取具可耳何必精擇其敢諫壹

修如此帝遂大怒下允繩及青詔獄法司當允繩仗
內訐事不實律絞帝命仍與巽言杖于廷巽言奪三
官青調外任居五年允繩竟死西市穆宗卽位贈允
祿少卿予一子官天啓初諡忠恪青尋以墨敗給事
中李用敬追劾之坐死

馬從謙字益之溧陽人嘉靖十年舉順天鄉試第一
越三年成進士授工部主事出治二洪始輓舟役夫
編之各州縣多以不習水溺死徐州舊有公田例取
其粟為公費從謙檄有司主出入募民習水者充役
有事則千夫雲集不煩徵發且以其餘賑民之無告

者二洪水險舟行觸石立碑復捐貲募工剷其巉削
而平之漸成安流改官主客推尚寶丞以文優推擇
掌內閣制誥章聖太后崩勸帝行三年喪不報進光
祿少卿典制誥如故久之理寺事從謙躬校簿書綜
理精密提督中官杜泰乾沒光祿歲費鉅萬為從謙
所發泰因誣從謙誹謗盜大官食物巡視給事中孫
允中御史狄斯彬亦劾泰如從謙言當是時帝方日
事齋醮惡人言及有言者即指為誹謗必置之死而
從謙劾泰奏顛及齋醮事帝由是發怒下從謙及泰
詔獄考訊已而所司言泰因公侵冒從謙挾私奏訐

俱有罪而奏所劾從謙誹謗語無左証不足深訴帝
怒奪所司俸下從謙法司擬罪以允中斯彬黨庇謫
邊方雜職于是法司謂從謙狂悖不恭難依常典宜
戍極邊奏付司禮監奏處帝怒不解命廷杖從謙八
十戍煙瘴奏以能發謗臣罪宥之從謙遂死杖下時
三十一年十二月也帝恨從謙不已久之光祿寺災
帝曰此非他故乃爲從謙餘孽所致耳隆慶初卹先
朝杖死諸臣吏部再以從謙名上中官追恨沮之皆
弗納給事中王治御史龐尚鵬交章力爭帝以從謙
所犯比于罵父終不許允中斯彬皆進士允中太原

人後累遷至應天府丞斯彬從謙同邑人
何光裕字思問梓潼人嘉靖二十年進士改庶吉士
除刑科給事中嘗偕同官楊上林龔鏊連章請召用
遺佚帝可之吏部因錄上章拯劉源清等三十人帝
復報罷巡視京營劾兵部尚書路迎怠廢戎務迎因
乞休帝惡迎畏難避責竟奪其職久之與同官謝登
之御史曹珮各建議節財工部尚書胡松覆從其四
事冗費大省時邊事迫命光裕清理諸陵守衛軍因
條上袪弊七事多報可累遷兵科都給事中都指揮
呂允貴緣得僉書錦衣衛事總旗王松冒首功得襲

錦衣千户光裕等舉奏之兵部尚書趙錦等疏辨力詆光裕帝不聽竟斥充下松都察院獄而奪錦等俸有差仇鸞之開馬市也命尚書史道主之道依違鸞議并徇俺答請以粟豆易牛羊朝論未許命徵道還光裕與御史華亭龔愷等劾道委靡遷就馬市既開復請封號令觀其表意在請乞而道以為謝恩況又表文非出賊手欺罔實甚道不去則馬市封冊之請未已彼有無厭之求我無必戰之志誤國事不小時帝方獨鸞責光裕等借道傾鸞以探試朝廷杖光裕愷八十餘奪俸光裕竟以不勝杖卒隆慶初贈太常

少卿擢以進士授舊縣知縣徵拜御史諕兵杖守官
如故終湖廣副使
沈束字宗安會稽人父儘鄧州知州束登嘉靖二十
三年進士除徽州推官擢禮科給事中大同總兵官
周尚文卒請卹與嚴嵩格不予束疏言尚文為將忠
義自許近曹家莊之役一時奇功也雖晋秩未足酬
勳宜贈以封爵延及子孫他如董暘江瀚力抗強敵
繼之以死難已廟祀更宜賜祭以彰死事之忠今當
事之臣任意予奪冒濫或至倖蒙忠勤反遭捐棄何
以鼓士氣激軍心哉疏奏嵩大恚激帝怒下部院參

振吏部尚書聞淵左都御史屠僑言束無他腸第疏狂當治帝愈怒奪淵僑俸下束詔獄已刑部坐束奏事不實輸贖還職特命杖之于廷仍錮詔獄時束入隸垣未半歲也踰年俺答薄都城司業趙貞吉以請寬束得罪自是無敢言者束繫獄久衣食屢絕惟日讀周易為疏解後同邑沈鍊疏劾嵩嵩疑與束同族為之報復令獄吏械其手足賴徐階勸救得免久之嵩已逐束父年衰吾其妻張氏上書言臣夫得罪已十六年家有老親年八十有九衰病侵尋朝不計夕牲臣因束無子為置妾潘氏比至京師束已繫獄潘

矢志不他適乃相與寄居旅舍紡織以供夫衣食歲月積深悽楚萬狀欲歸奉舅則夫之饘粥無資欲留養夫則舅又旦暮待盡輾轉思維進退無策臣願代夫繫獄令夫得送父終年仍還赴繫實陛下莫大之德也法司亦為之請帝終不許先是帝深疾言官以廷杖遣戍不足以過其言乃長繫以困之而日令獄卒奏其語言食息謂之監帖或無所得雖諧語亦以聞一日有鵲噪于禾前禾謾曰豈有喜及罪人耶而噪不已卒遂以奏帝心動會司務何以尚疏救主事海瑞帝大怒杖之錮詔獄而釋禾還其家禾還父已

前卒東枕塊飲水佯狂自廢甫兩月世宗崩穆宗嗣位起故官不赴喪除召為都給事中旋擢南京右通政復辭疾布衣蔬食終老于家竟無子

鄭希顏豐城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秩滿進右贊善十九年有請薛瑄從祀文廟者下儒臣議獨希顏持不可事竟寢九廟災將重建詔廷臣議其制咸請復同堂異室之舊帝持之議久未定希顏傾險好事見張璁夏言輩卒以議禮驟貴心慕之揣帝意務欲崇私親而薄孝武二帝乃獨請建四親廟祀高曾祖考而斥孝武二宗別祀疏出舉朝大駭

禮部尚書張璧等斥希顏悖戾而希顏再疏持益堅御史劉存德等劾之帝怒奪存德等俸然帝終以希顏議不協衆心不用也而希顏自此得罪清議二十四年京察希顏已選右中允南京給事中游震得等拾遺及之遂鐫秩調外再遷兩浙鹽運副使希顏既失職侘傺無聊猶冀帝憐已得召用而憾大學士嚴嵩抑之乃于二十八年復以前所著廟議呈進極詆同黨異室之非語多侵嵩疏入帝雖責其憒擾然未之罪也久之罷官家居益鬱鬱不得志欲設事中嵩冀以危言激論博功名且念帝春秋高非久當有易

位事遂以三十九年元旦密遣人至京師遍揭匿名
帖言嵩欲謀害裕王以搖動群情因上安儲疏言往
歲恭誦聖諭欲建帝立儲臣謂立儲難莫若安儲必
君臣相信則儲安兄弟相保則儲安父子相體則儲
安何以明之陛下于二王元輔固無嫌疑也自言者
倡為二王面陳嚴嵩之譏臣恐二王與嵩皆疑不自
安陛下宜從此曉喻使之釋疑是謂君臣相信二王
同處讒隙所由萌陛下宜發明詔俾景王就國毋令
纏綿膝下是謂兄弟相保且今日之時何時乎四郊
多壘非大聖人總攬不可蓋時事固非高枕之日而

聖父又非倦勤之年分封既定從容而議建立無不
可者是錯父子相體如是而後儲可安也既奏帝大
怒下嵩擬旨嵩佯若不愉擬下禮部帝曰爾不見彼
懷逆意耶夫立子為儲常也帝雖可建者遂降手詔
曰不忠之臣不義之民以君相久位不得速見新主
不攻君即攻相朕欲付之大臣則將疑其阿徇可令
禮科會官集議于是給事中藍璧等奏希顏大逆
不道法司遂坐妖言惑眾斬帝從之詔所在棄市仍
傳首四方時希顏方宴客緋衣坐堂上御史忽詣其
第執而誅之妻子不及訣時儲位雖未定然帝初無

他意希顏無故發憤上書用自取死論者謂孝武二廟之靈假手殛之也或曰希顏疏故無建帝語實嵩父子易之陰慶府贈翰林學士官其一子已而其子瑞言希顏首尚在南昌天寧寺請得收葬許之同時有崑山王同祖者初為編修以不職賜罷後起宮僚還國子司業以俺答歲犯邊請發內帑數百萬金購極北窮荒種夷與夾擊疏再上為言官所駁同祖竟不得志二十二年請帝還居大內改元創新政以聳舜天下時帝方學仙冀長生諱言改元事見之震怒欲置重辟已怒稍解斥為民及是希顏觸怒死人多

為同祖韋馬希顏死後帝尋遣景王之國儲位竟定

論曰世宗之世言路屯塞而諸臣猶抗辭危論不避斧鑕何其壯耶蓋當時士大夫崇尚廉恥敦重節義流風所扇浸以成俗非一朝夕之故也若郭希顏既犯清議復矯激以干時得禍雖烈亦無足惜矣